

涂大红嘴巴的可爱女人

王占黑

到一半，它的右前脚掌刚要往前踏出一步，就那么把脚悬在半空，僵在原地，仿佛僵住了一般。三角形的耳朵拧向我这边。旧？……扔掉？……是在讲我吗？它好像在说。

十九岁的阿球，张开嘴，露出鱼骨一样的牙，火腿色的小舌头，朝着我无声地叫了一声：“……”。大妈，我为什么在这儿呀，好舒服呀，我要再活一阵。

喂，你没事吧，要长寿啊。终于，我对阿球讲起了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没说过的话。

阿球的这，阿球的那，构成病床边的心电图里细密折叠着的直线，差别甚小，最终迎来了一条平坦的横线，那四句话就是这条横线。一天，阿球没了呼吸。按人类的年龄，它一百岁了。这四句话就是这样的分量。

不过我在悲伤之外，百合子似乎更喜欢记下一些提振士气的话。一天，母女俩出门采买年货，百合子在餐馆的展示橱窗里看到食物模型。

我仔细地看去，(那里面煮久了的关东煮萝卜就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似的，做得逼真)突然，一股情绪像热水一样涌上来，死后的世界应该很寂寥吧。那个世界没有这样的热闹吧。我还想在充斥着这些东西的世界里再活一阵！

直到回家看电视，人物说了一句有名的台词：我对浮世产生了眷恋。百合子再度想起了白天所见，她说：我对浮世的眷恋，就是那一排蜡做的食物模型。

一天，百合子在公园里听到一群老妇人聊天，她把听到的对话都记了下来，然后说：她们在聊电视节目，出国旅行，孙辈，腌菜，劳苦与道德，癌症，糖尿病，抄经——我以为，无论多么热烈的谈话，中间都会有忽然中断的一刻，中断的那几秒钟，叫做“天使经过”。然而，大妈们和奶奶们闯过了人生的风浪，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她们的对话都不存在让其通过的间隙。大妈们停下来小憩，她们从袋子里拿出夏橘和亲手制作的糖果，相互传递，她们的眼神

第二种是忽闪而过的念头所引燃的火花，无须推敲斟酌，信手一记，却感到别开生面，被众人所夸赞的散文家手笔大概也在这里吧，自然又灵动。置身于影院，“空气中仿佛飘满了煮豆子的气味，是满座观众的呼吸味儿”。回家路上，“云朵匀速掠过月亮的表面，像拔了一把野兽腹部的绒毛吹散到天上”。怀念故人时，“我飞快地把这一切看了一遍，像点眼药水那样将其收进眼底，然后回来了”。诸如此类，常常叫人脖子一抖，眼前一亮。原谅我的笨拙，请相信，我的意思绝不仅仅在说她是感官比喻大师而已。

第三种是悲从中来。《日日杂记》的扉页本就写着：致离世的人们。丈夫死后，丈夫生前的友人同好们也渐渐被岁月带走。百合子回忆他们在儿时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记下来自陌生人的插曲。扫烟囱的人讲述多年前同行的意外坠落，开出租车的人在等红灯时突然呜呜地哭起来，抱怨生活艰难，当然还有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花猫阿球。

书背后的那四句话，放在“一天”、“一天”的篇幅里看，就像温泉突然变成喷发的火山，平时的细节，阿球吃饭，阿球发呆，阿球呜咽，如同常驻演员的常规表演，不会谢幕。

“那就把最旧的、把手坏了还在用的那个扔掉……”说到这里，我偶然瞥见走廊，只见阿球正在里面的房间走

专注，以一种“摄取营养”的架势品尝，吃完后(在吃的过程中，还在聊某人经营公寓被人骗了，又聊到假牙)，她们站起身，又开始兜圈子。

这一段真的很感人，字句间流动着饱满的精气神。一个人从一群人身上撷取到能量，另一群人又从这个人

的描述中撷取到能量，就像文中提到的柑橘和糖果一样，相互传递着，传递下去，没有间隙。

武田百合子最早是默音推荐给我的，严格来说，作为《日日杂记》的译者，默音把这位作者推荐给了中文世界的读者。在《单读》的一辑《明亮的时刻》里，默音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了百合子的一生(《口述笔记员的语音》)。年轻的百合子在咖啡馆工作时认识了武田泰淳，他和他的同好们日后成为战后第一代的文学大师。经历四次流产后，百合子与武田泰淳结婚，并生下女儿花。和很多传统男性作者一样，妻子的真实经历被反复糅合进丈夫的小说创作，也和很多传统贤内助一样，百合子

的生活是围着武田泰淳转的——她成了丈夫的秘书，会计，司机，抄写员，家政工，并在丈夫的提议下开始写日记。一开始是约定好轮流流写的，丈夫却半途而废了，还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借用”了百合子的日记段落。直到后来为了照顾重病的丈夫，以及担任他的口述笔记员，百合子暂停了写日记。

武田泰淳去世后，在丈夫友人的鼓励和帮助下，百合子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被认为是作家伴侣精心提炼所得的说法并不少——这样的事情，中文世界的读者也不算陌生，萧红就是经典的例子。但也不乏真正喜欢和认可百合子的才华的声音，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默音就曾在自己的小说《梦城》里用近未来的故事框架开启了这种设想——当人们可以从沉浸式电视剧里自由选择时，更多观众选择的是百合子，而非她丈夫的叙述版本。

百合子就这样一路写日记，写游记，《日日杂记》作为第五本书，已然成熟且充满个人风格了。不过后记里的百合子依然带着谦逊和惶恐的礼貌，她说，书的内容没什么进步，在此低着头呈现给大家。早些时候，丈夫的友人

辨出她的弧光，并鼓励她写一点“真正的小说”时，她也并未因此产生一点点所谓的志向或说野心，继续记录着自己想记录的事情。

是伍尔夫还是谁，原谅我查来查去都查不到确切的出处，反正总有那样一位聪慧又勇敢的女性，曾质疑厨房里的写作相比于政治议题为什么总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武田百合子不曾有过这样的怀疑。她始终低着头，写厨房里的事情，电视机里的事，身边的事，回忆的事，丈夫、女儿和猫的事。直率，坦诚，对自己和自己的文本都一如既往地敞开怀抱。时至今日，大家仍喜欢她，喜欢这个可爱的、保持着活络心思的妇女。正如默音在译后记里所说的那样，百合子所撷取到手中的生活的枝与叶，是会呼吸的。这是最珍贵的，尤其是当更多写作的人将枝与叶理所当然地视为标本的时候。

我在网上见过几张武田百合子的照片，她长得很好看，不是清汤挂面、人淡如菊的那种，是很有光彩，看起来很有主张的那种。百合子喜欢涂口红，对此她是这样说的：

涂了口红就会有朝气，如果必须去某个可能会争执的地方，那就不用说了，去派出所或警察局的时候，去税务局的时候，写字的时候，我都会先涂口红。

养成这样的习惯，是在战后不久。我当时的的工作是在街上兜售从驻日美军的小卖部流出来的进口化妆品，便试着用了销售的口红。那是开端。我喜欢美国叫做米切尔的硬质口红。就算别人对我说，你的口红有点太浓了，你这是堕落了，我还是每天把嘴唇涂得红通通的，兴高采烈。

读完这段，我深吸一口气，在旁边标注了一个大大的wow。

唐老写的另两篇文章是《四川军阀特殊相》(1998年第3期)和《〈上海旧政权建置志〉序》(2000年第6期)。

近年翻检书信，得三封唐老的信，其中两封是他为《四川军阀特殊相》一文写的。1998年2月15日他寄我文章时，写信说：

斐德同志，一家出版社邀写谈四川军阀之书，所谓书其实是一篇两万多字的稿子(现在大约流行薄书)。日前写成，经和该社商定，我选取一部分先行发表。现在把这一篇寄投《世纪》，请正。用否，何时用？请尽快赐一电话。稿只此一复制件了。

唐老信中说的“谈四川军阀之书”，就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的《四川军阀杂说》一书。我收到唐老的文章，自然特别重视，认真编辑。两个多月后我把拟就大标题、添加了小标题的文章校样寄给他校阅，随手在校样文首写道：“唐老：您好！因原稿不少字较草，清样烦请一阅，阅后请速寄还。谢谢！沈飞德敬上 4月23日。”

唐老校阅文章特别认真，除了修饰文句，补正疏漏，还修改了文章标题和每一个小标题。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份唐老亲笔改定的校样与他的来信珍藏着，如今展纸观赏，感慨良多。他对自己的文章出了门依旧“认货”，校阅时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虽然那时我从事期刊编辑工作已有多，但审视校样，不由得我不信服、不感动，不断鞭策自己。今天，我愿在此露“丑”，具体展示一下唐老修改大小标题的高妙之处。唐老的原稿没有标题，也没加小标题。编辑时我循例拟就标题“得陇不

道我们这些“牙痛党”的痛楚。忘记哪位诗人调侃过：“我感到痛苦，不知是因为爱你还是因为牙痛”，我感到里面有着几分真诚。安徒生有个颇具现代派风格的中篇故事题为“牙痛姑妈”，写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会写几首诗，就认定自己必将成为大诗人。而后因为牙痛，梦见“牙痛姑妈”来跟他做交易：他可以成为大诗人，但会终身牙痛；他也可以不再有牙痛的烦恼，但必须放弃成为大诗人。安徒生笔下的主人公选择了后者。

不少人把这个故事解读为这个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还觉得这种“文艺青年”的毛病应当根治。我不这么看，每个大诗人都经过那些“为赋新词”的青春时代，只有坚持下去，永远像疯子般地相信自己，不断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有所成就，可惜这个孩子放弃了。

谈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巧又遭遇牙痛，我隐隐对莫须有的“牙痛姑妈”说：好吧，我接受牙痛的命运，请让我继续写出好故事吧。

今年是唐振常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20周年。我在6月获悉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正在筹备纪念会，缅怀这位对上海史研究有开创之功的著名学者。早在今年元月底，我就收到唐明先生的《父亲与黎澍》一文，后以“父亲唐振常与黎澍先生”为题，发表于《世纪》杂志2022年第4期。我想，唐明的这篇文章是他十几年来倾力为父亲编辑文集及补编的积累所得，是他特意

为父亲百岁冥诞纪念而写的。唐振常先生是我极其敬重的前辈学者。我一直尊称他为唐老，称“老”是我人职文史馆工作后对那些年高德劭的文史馆员的习惯敬称。我认识唐老似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编辑《上海地方史资料》丛刊或《上海文史》杂志，具体时间和缘由现在也已想不起来了。在我印象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上海史研究的各种大小会议，总会见到唐老烟不离手侃侃而谈的洒脱儒雅的形象。

我对唐老的亲近感始于我的大学同学吴健熙是他的硕士研究生，虽然那时对唐老了解甚少。我对唐老的敬重感则源于1994年第2期《世纪》发表薛理勇先生《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引发的一场风波，使我真切地感受到唐老“侠儒”的品格。他对外滩公园是否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记得那年上海某媒体在报道他对这个历史话题的意见时曲解了他的观点，惹得他大为光火。由此唐老“侠儒”的品格，我算是见识了，也是仅有的一次。

我读熊月之先生为纪念唐老逝世十周年编辑出版的《唐振常文集》所作《序言》时，感触特别深。这篇对唐老学术人生描摹得出神入化的精彩之作，我在拜读时不禁击节赞叹，在佩服熊先生修养功夫了得之余，更生

出对唐老的敬重和怀念之情。熊先生在文中有对唐老被戏评为上海学术界“侠儒”由来的评述，跟我对唐老“尚理服人，从善如流”的印象完全一致，用熊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无理，虽权贵，不折腰；有理，虽后生，悦服。尚理，因此他爱才、惜才”。

唐老是《世纪》创刊初期的老作者。但我跟唐老的交往，不多也不深，基本限于稿件之间的交流。如今思来很遗憾，我对唐老的敬重仅停留于写信和打电话，没有登门请益。查《世纪》目录索引，见唐老为《世纪》共写过三篇文章，如今皆已收录于唐老的文集文集补编。他为《世纪》写的第一篇文章是1995年第2期的《春帆楼屈辱依在》，是他应约为毋忘台湾被割让百年撰文，被安排在题为“百年创痛”一组专题文章的首篇，其他依次为邵燕祥、冯英子、吴祖光

和郑励志的文章。唐老写的另两篇文章是《四川军阀特殊相》(1998年第3期)和《〈上海旧政权建置志〉序》(2000年第6期)。

近年翻检书信，得三封唐老的信，其中两封是他为《四川军阀特殊相》一文写的。1998年2月15日他寄我文章时，写信说：

斐德同志，一家出版社邀写谈四川军阀之书，所谓书其实是一篇两万多字的稿子(现在大约流行薄书)。日前写成，经和该社商定，我选取一部分先行发表。现在把这一篇寄投《世纪》，请正。用否，何时用？请尽快赐一电话。稿只此一复制件了。

唐老信中说的“谈四川军阀之书”，就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的《四川军阀杂说》一书。我收到唐老的文章，自然特别重视，认真编辑。两个多月后我把拟就大标题、添加了小标题的文章校样寄给他校阅，随手在校样文首写道：“唐老：您好！因原稿不少字较草，清样烦请一阅，阅后请速寄还。谢谢！沈飞德敬上 4月23日。”

唐老校阅文章特别认真，除了修饰文句，补正疏漏，还修改了文章标题和每一个小标题。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份唐老亲笔改定的校样与他的来信珍藏着，如今展纸观赏，感慨良多。他对自己的文章出了门依旧“认货”，校阅时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虽然那时我从事期刊编辑工作已有多，但审视校样，不由得我不信服、不感动，不断鞭策自己。今天，我愿在此露“丑”，具体展示一下唐老修改大小标题的高妙之处。唐老的原稿没有标题，也没加小标题。编辑时我循例拟就标题“得陇不

道我们这些“牙痛党”的痛楚。忘记哪位诗人调侃过：“我感到痛苦，不知是因为爱你还是因为牙痛”，我感到里面有着几分真诚。安徒生有个颇具现代派风格的中篇故事题为“牙痛姑妈”，写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会写几首诗，就认定自己必将成为大诗人。而后因为牙痛，梦见“牙痛姑妈”来跟他做交易：他可以成为大诗人，但会终身牙痛；他也可以不再有牙痛的烦恼，但必须放弃成为大诗人。安徒生笔下的主人公选择了后者。

不少人把这个故事解读为这个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还觉得这种“文艺青年”的毛病应当根治。我不这么看，每个大诗人都经过那些“为赋新词”的青春时代，只有坚持下去，永远像疯子般地相信自己，不断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有所成就，可惜这个孩子放弃了。

谈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巧又遭遇牙痛，我隐隐对莫须有的“牙痛姑妈”说：好吧，我接受牙痛的命运，请让我继续写出好故事吧。

唐老虽已远行二十年了，但他的道德文章，一如其“侠儒”品格，早已融入上海这座光荣城市的历史文脉之中了！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唐老的敬仰之情和深切的缅怀。

沈飞德

敢望蜀的四川军阀，唐老改为“四川军阀特殊相”；三个小标题他逐个修改，“得陇不敢望蜀”改为“关起大门好打仗”，“各得其所的防区制”改为“防区之内称霸王”，“沉湎于马拉松式的混战”改为“长期混战无已时”。我敬佩唐老对大小标题修改得好，好在表述准确、凝练，历史感强，又富有诗意，恰到好处，成为我日后做编辑工作的标杆。他阅改到最后，划去文末“本文小标题为编辑部所加”一句。那诚然是他文责自负担当精神的体现啊！可他在回我的信中却淡淡地说：

题目小作改动，俾较如实。烦改。文章不知何时刊出？我已久未收到贵刊了。发表后请即告，并赐刊物。谢谢。(1998年4月25日)

大家的谦逊风范，尽见短笺中，令我肃然起敬。

唐老的第三封信是2000年6月27日写给我的老领导、上海市文史馆原馆长王国志的，兹录信如下：

国忠兄，囑稿草草写就，即以奉呈，尚祈斧正。稿只此分，未留存。本拟请《文汇报》发表，以沈斐德同志数次邀稿，违命为憾。如以为可用，烦请复制交《世纪》刊用，以早为幸，不必待书出也。志书出版，一般均甚拖延。此颂 著 振常拜 六月廿七日。

最后还在信首写上一句“收到盼赐一电”。

需要说明的是，王国志是《世纪》创刊主编，其时离任文史馆馆长已三年多了，接任他的徐福生馆长兼任《世纪》主编。王国志在当馆长时，文史馆与市政府参事室共同承接了《上海旧政权建置志》(上海市志系列丛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8月版)的编纂任务，由他担任主编，副主编是文史馆员杨震方先生。这本志从1991年夏编纂开始，王国志就安排我参与襄助，忝列编写人员，其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联络撰稿的专家、学者。“旧政权建置志”历时近十载才完成编纂，王国志认为唐老是德高望重的上海史权威专家，对志书编纂有独到见解，无疑是写序的不二人选，就诚邀他作序，故他在致王国志信中有“囑稿草草写就，即以奉呈”之语。王国志馆长收到唐老的稿件后，就将来稿和信的复印件转我阅处。对唐老的文章我岂敢怠慢，安排在当年第6期“书林幽径”栏目发表。如今读唐老

的信，可知是由于我的“数次邀稿”，才改变初衷，不使“违命为憾”，交《世纪》发表。唐老重情讲义的“侠儒”品格，由此又可见一斑。

唐老虽已远行二十年了，但他的道德文章，一如其“侠儒”品格，早已融入上海这座光荣城市的历史文脉之中了！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唐老的敬仰之情和深切的缅怀。

王占黑

写于2022年7月31日，9月7日补充改定

有段日子，我梦见自己的一口牙齿一颗颗坠落。梦中，我想伸手去扶住那摇动的牙齿，但已经来不及。

梦见牙齿掉落在迷信里是很凶的兆头，预示至亲或挚友将有不测发生。但我的梦并不是某种诡异的预兆，而有着扎实的现实依据：我有一口很坏的牙齿。

鲁迅也自称是“牙痛党”一枚。在杂文名篇《从胡须说到牙齿》里，他把牙齿的问题怪到父亲头上——遗传。他这么说，我更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恐惧，我的父亲也有一口坏牙，才六十出头，他就已经把整副牙齿都换成烤瓷的了，之后还接连出现问题，母亲开玩笑说，砸在父亲牙齿上的钱追随着一路走高的上海人。

我也是。在刚过去的一个月，我又有一颗牙齿“寿终正寝”，必须接受根管治疗。因为智齿横着长，直接攻击旁边的邻居，牙医把我引荐给口腔科医生进行外科手术，可能是年龄太大，智齿已经长得根深，原本应当四十分钟就完成了的小手术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手术

牙痛的故事

钱佳楠

中出血过多，牙齿无法连根拔起，结果是磨去牙冠，保留牙根。医生说大多数情况下牙根不会再次发炎，但我忧心忡忡，不仅担心牙齿的命运，也担心自己的钱包。

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所写的，不同的疾病勾引的是文化中的成见。她以肺结核为例，该病很长时间都被视作中上阶层的“富贵病”。文学作品里，染病的人总是去到某个昂贵的海滨城市疗养。多年前，我的胃出现问题(严重的胆汁反流)，所有人一听就说：“你肯定三餐不规律长得很深，原本应当四十分钟就完成了的小手术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手术

年前，在校医院复查，才得知是多年前做的幽门螺旋杆菌除杀没有生效，在这里又做了两次除杀，成功之后，胃也恢复了正常。

因为牙齿接连患病，无意之中见识了各种对牙痛的成见。最常见的反应是说甜食吃得太多，我感到冤枉，除去逢年过节朋友送来的贺礼，我几乎不沾甜食。校医院的牙医看了我的X光片后立即斥责我没有认真刷牙和用牙线。我怒火中烧，自己不仅每餐后都用牙线，刷牙后还用漱口水。或许是自己过于敏感，当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上世纪初美国人“教育”爱尔兰新移民如何刷牙的海报。我没怼回去，只是

再也没有去看这个牙医。真正给我帮助的是之后一位来自台湾的牙医，她指出我的牙齿参差不齐，难以清理。我想起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只矫正了一排牙齿，结果不仅下排牙齿如垮塌的城墙，而且上下牙齿还咬合不齐。有了更多同年的经历后，我知道自己和父亲一样，牙齿的痛感很差，一旦真正痛起来，已经回天乏术。这位牙医建议我每年必须做一次完整的牙齿检查。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那些“掉牙”的噩梦，它们在提醒我去诊所照X光。

很多时候，病痛像一堵墙，隔开了健康和生病的人。牙齿健康的人不知

窗前的少女

(油画)

巴尔蒂斯

